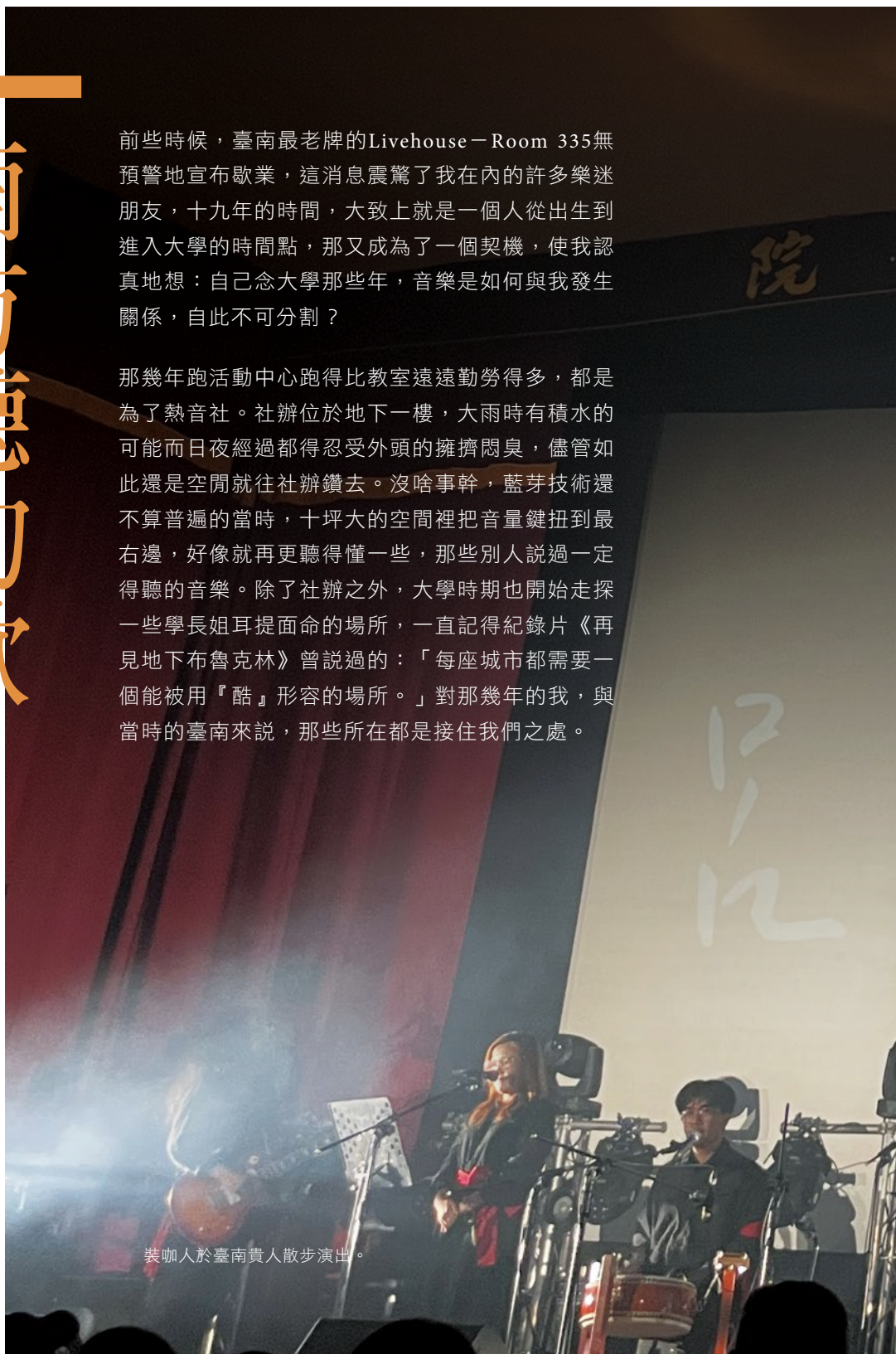


歌與成大—— 那些年我在 南方聽的歌

歷史系 張瑜朋

前些時候，臺南最老牌的Livehouse—Room 335無預警地宣布歇業，這消息震驚了我在內的許多樂迷朋友，十九年的時間，大致上就是一個人從出生到進入大學的時間點，那又成為了一個契機，使我認真地想：自己念大學那些年，音樂是如何與我發生關係，自此不可分割？

那幾年跑活動中心跑得比教室遠遠勤勞得多，都是為了熱音社。社辦位於地下一樓，大雨時有積水的可能而日夜經過都得忍受外頭的擁擠悶臭，儘管如此還是空閒就往社辦鑽去。沒啥事幹，藍芽技術還不算普遍的當時，十坪大的空間裡把音量鍵扭到最右邊，好像就再更聽得懂一些，那些別人說過一定得聽的音樂。除了社辦之外，大學時期也開始走探一些學長姐耳提面命的場所，一直記得紀錄片《再見地下布魯克林》曾說過的：「每座城市都需要一個能被用『酷』形容的場所。」對那幾年的我，與當時的臺南來說，那些所在都是接住我們之處。



裝咖人於臺南貴人散步演出。

第一間一定是Lola蘿拉冷飲店，其實大學那幾年更常去的是鐵道旁的kinks，18年年底因南鐵東移，一夥熟客朋友觀光客或醉鬼，浩浩蕩蕩信任老闆文濱對老房子的打理功力，跟著他從青年路與北門路交界，喝到兌悅門內的信義街。走去蘿拉常是臨時起意，你會在某一個需要酒精同時渴求很棒的音樂時，推開那扇吱吱嘎嘎的木門，往裡踏上一歩是L型的黑膠牆，我在那邊認識了好多，也包括許多愛音樂的朋友。

除了晚上時常醉倒的Lola之外，另外一個那幾年與音樂二字有深刻連結的地方是TCRC Livehouse，主理人麟三費盡心思地帶了許多臺灣本土聽不到的好聲音來，比如香港的意色樓、話梅鹿，中國的低苦艾、大波浪，都是麟三苦心經營的音樂企劃，從打從心底摒棄主流道路這件事上來說，的確得給他一個大大的respect，同為臺南老字號的Room 335則出自臺南麵包車樂團團員之手，過去曾在那聽了大竹研、他與另外好手組成的東京中央線、米莎跟理所當然的金曲歌王謝銘祐老師，這兩間展演空間從大學之後都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塊，在那喝醉抽菸、也在那得到許多失戀失意後的擁抱與安慰。

Livehouse是觀賞現場表演的好去處，在那之前認識一個新聲音的契機來自於唱片行。那幾年沒什麼錢，北門路上的五大是兩三個月才能去上一次的奢侈場所，大多對音樂的消費都累積在後站前鋒路上的珍古二手書坊。說是二手書店，但其實店內有兩大櫃品項良好的二手唱片，我在那用100、200收了好多經典，從英國吉他宗師Eric Clapton到美國新浪潮最重要的幾個樂團，那邊滿足了一個剛開始因為熱音社認真接觸音樂的青年，求知若渴的心。

至於熱音社的全名，其實是熱門音樂社，這名字帶著許多淵源在內，但先將重點放在音樂兩字。我們從未稱呼過自己只是搖滾音樂社或藍調音樂社，更為人所知的那些歌曲大致上也被隔壁的吉他社唱得差不多了，只好一頭栽入更加冷僻、大聲許多也更亟需推廣的那些，至少對我來說發掘甚麼新東西可聽、值得一聽，比樂曲本身是否悅耳來得重要，音樂及藝術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挑戰人的感官，拓展些極限，而在熱音社的那幾年，我聽了許多符合這樣標準的作品。

不管是國內外乃至於臺南在地的音樂人，疫情侵襲的這幾年也依然把許多好歌寫出，從大學開始有意無意的紀錄聆聽後的心得，希望透過這次校刊，把一些臺灣值得聽、希望各位聽同時也跟有些關係的音樂分享出來，好不好聽見仁見智，但動耳去聽則是開始。



1. 裝咖人 — 夜官巡場

這一年多來，逢人便是推薦這張專輯，是去年我的年度第一，無論從專輯的製作本身，或是現場的精采絕倫，裝咖人都是我認為學弟妹們絕對該認識的一組樂團，尤其取材自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盧炳欽〈林秀媚〉，是歷史系學生思考如何將歷史寫出不同面向很好的學習範本。

從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起算，新台語歌謠運動開展了三十餘年。但私以為一直到這幾年的好些專輯，才真正重新接軌上那些傳唱的記憶。裝咖人這張專輯正是其中代表，站在前人的努力上，做出一張只能用「好」形容的作品。曲式豐富大方、故事饒富興味，用一種溫婉的方式結合起在地北管、迷幻搖滾與許多在他們之前臺灣音樂人在台語創作一事上的耕耘。

從〈拜塗虱〉一曲，與傳統聲音藝術融合的野心就開宗明義的強烈展現；用北管曲牌帶入民雄在地傳說，說孤魂野鬼與羅漢乩身的故事則透過酥麻的迷幻音牆和一手接地氣的藍調獨奏帶出；還有音速死馬小各跨刀合作的異種電氣聲響，這些混合在一起絲毫不覺混亂，反倒是融合成了一股非常草根、西部氣口的氤氳大霧。有點像生祥一直寫給鄉土的歌，也讓人想起了廖士賢的西索米亞。



裝咖人專輯。

撇除傑出的音樂本身，少有見到文學造詣如此之高的創作樂團。或與他們多為華文系畢業有關，又可能是來自鄭順聰教授的臺文指導。我不斷想不斷想，或許他們在仿效百合花的過程當中，逐漸走出了一條更適合自己的路，不若前者主腦奕碩幾乎是鑽進聲音與韻律的更深層，裝咖人採用一種雅俗共賞的方式，把 跤的故事說給人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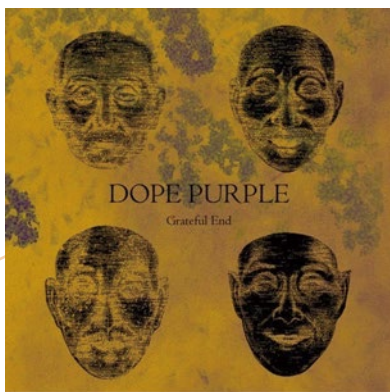
我們就這樣跟著故事的主人翁，走了一遭民雄，最後那首〈自頭講起〉與穿插其他首作品中的口白更是畫龍點睛，動靜之間、溫柔說書。說正神與夜官、說信仰之後的點點滴滴、傳統社會裡的人情義理。

2.Dope Purple - Grateful End

成大熱音曾有一個延續二十年之久的活動，稱之為「飆鼓 & 飆弦」，飆系列活動的宗旨是將所能想像的聲音放置一塊，希望能碰撞出一股嶄新的火花。Dope Purple去年的這張作品，激起了我心中許久未起的這股火花。有多久沒能沈浸在這樣的大分貝而非遠道而來的國外樂團了？聽上一次現場，必定萬分緊張。

沒有錯，「緊張」。聽他們的音樂時我竟感受到了緊張，就如同那年聽酸媽廟現場一般，是正襟危坐，卻又忍不住在耳骨貫穿的腦幹深處不斷震動，好似第一次聽到Ghost的〈Holy High〉，馬頭將器那簡直力逼千軍的演奏。

那樣的速度感跟大分貝，大概都強烈的影響了他們，每首平均七分以上的曲子在臺灣樂壇實屬少見，更不用說〈人類最後的一天〉一直到終曲〈New Man〉一氣呵成的狂躁讓人雞皮疙瘩。播完時全身流了一些汗，忍不住要想自己剛剛到底都聽了些什麼。



Dope Purple專輯。

除了飽受東洋風情影響之外，我認為Dope Purple這張作品彰顯了要告訴世人什麼叫做臺灣風味的迷幻搖滾。我們常在聆聽歐美的始祖級迷幻搖滾如CAN等樂團時是格格不入的，但從〈我的邪惡〉一曲開始就沒有這個問題，那是酥酥麻麻你心知肚明的吉他聲響卻又是傳來自那個我們都熟悉的Livehouse。

還是很感動，竟然能在島上聽到這樣純正的迷幻搖滾，也更期待看到往後他們的現場表演，那想必是震耳欲聾且空氣中每個分子都塞滿酒精和汗水的痛快體驗。

3. 生祥樂隊 — 江湖卡夫卡

說與成大的淵源，生祥長期的合作夥伴鍾永豐老師有著非常深厚的緣分，早在前身交工樂隊的第一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的那時，美濃反水庫運動的一眾鄉親裡就有著秀梅老師的身影，而她也是台文系的教授，感念緣分的生祥老師也總是於新專輯發行後回到成大開唱，多半透過免費索票的方式，回饋他當年好夥伴任教的這所學校。

新專輯才發行不久，還沒機會聽到成大場，但從一樣是回饋鄉里性質舉辦的美濃場，已能感受到新作與先前幾張專輯的截然不同。先前的幾張談農村的現代化、談後勁的環境運動，也談食物桌上的名與菜餚的好味道。格局有大有小，可本質不脫農村二字，好像生祥透過樂團的編制，回應當年交工之落他想談卻談不成的有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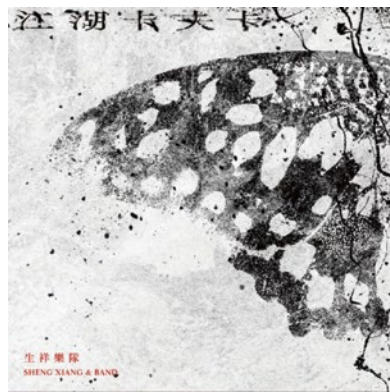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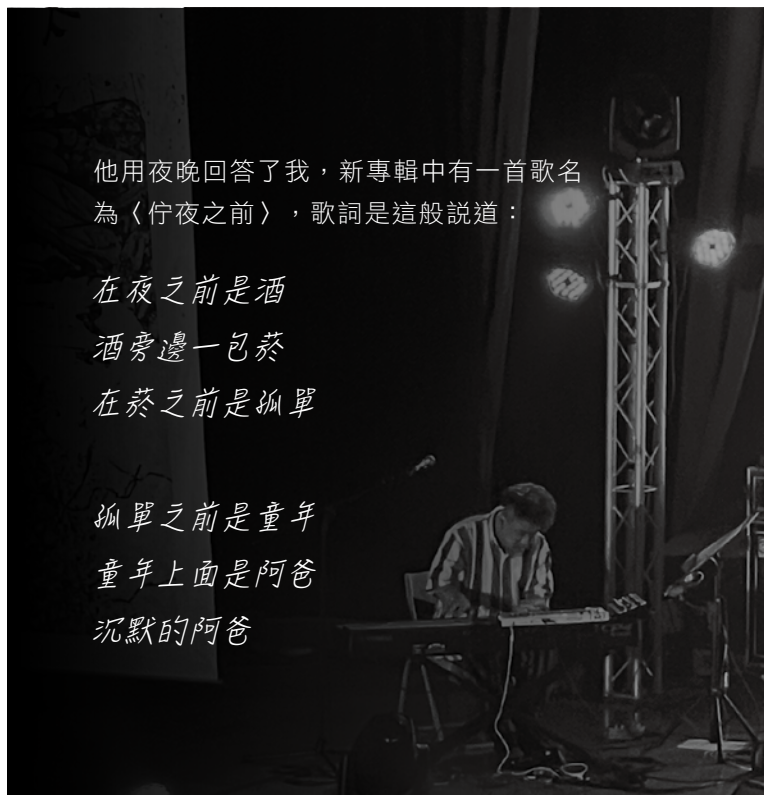
《江湖卡夫卡》則跳脫了這些，農村生態與環境危害轉向至更私人的問題，卡夫卡談存在主義的經典文本此時派上用場，危機直直攤開在中年音樂人的眼前，身體卡卡、江湖卡夫卡。

談人也談江湖，談自己也談父親。談的事情縮到很小很小，音樂上的成就卻極高，過去以生祥與樂手、他與鍾永豐之間的合作模式觀察，似乎是水到渠成一般，咻咻咻地把腦海原先就存在的音樂譜出，這一套慣例換到這張似乎也如其名，卡卡。卡的是他過去未曾精熟的「轉調」領域，也卡在每個人不同的生命經歷，同樣中年但要如何刻入不同的人生鑿痕？是我聆聽時的第一個疑問。

他用夜晚回答了我，新專輯中有一首歌名為〈佇夜之前〉，歌詞是這般說道：

在夜之前是酒
酒旁邊一包菸
在菸之前是孤單

孤單之前是童年
童年上面是阿爸
沉默的阿爸



Dope Purple專輯。



生祥的嗓音到了50歲的現在，才真正將近那些個民謠前輩的聲調，那些的歌聲似泥煤味的威士忌，卻更如同美濃逐漸改種的菸葉刺鼻，他把那味道種進自己聲線當中，同時捻進彈月琴的指間。那首歌道盡一個男性對生命的不確定，以及想像父親寡言的原因。

除他之外，每一位中年男子的心中都有一個父親的形象常駐在那，只是不同人子用不同方式表達情感。來自日本，另組「東京中央線」此組樂團的吉他手大竹研、貝斯手早川徹及鼓手福島紀明表達情感的方式是樂器。漂洋過海，三位好手過去一年多受兩國間的疫情影響甚重，同一時間也發展出跟前截然不同的創作模式，把藍調節奏變形塞入、鼓愈發雜亂、吉他偶一高亢，找來嗩吶好手黃博裕不照曲牌地吹奏，整張專輯都從最平鋪直敘卻最誠實的〈佇夜之前〉開始，繞上一連串曲拐歪折的音樂旅程，也是人生旅程。

是這樣吧，歌與歌之間、故事與故事裡面，總是人生的酸甜苦辣，佐以悲歡的喜聚離合。就這樣賭啊賭，我們就也活到這。好音樂是一回事，好演出是另一回事，回到家鄉的生祥樂隊自是火力全開，把所有音符調適自在，穠纖合度就成了酒家的那卡西、淡水的觀子坑、府城的黃昏、美濃的若干抗爭，歌與人生。

寫完也回顧了一些成大那幾年認識的歌，生祥是大學時期一直到現在最喜歡的臺灣音樂人，裝咖人跟Dope Purple都是畢業後一兩年內的新歡，只是我一直記著，是甚麼地方讓我走上細心聽歌的路，是Lola與Kinks容納了許許多多奇怪而有趣的靈魂，是那些看表演的場所以理解什麼是舞台上的正面對決，是若干唱片行餵養了我。而這些音樂、藝術、文學，是南方每位學子都值得擁有的珍貴養分。